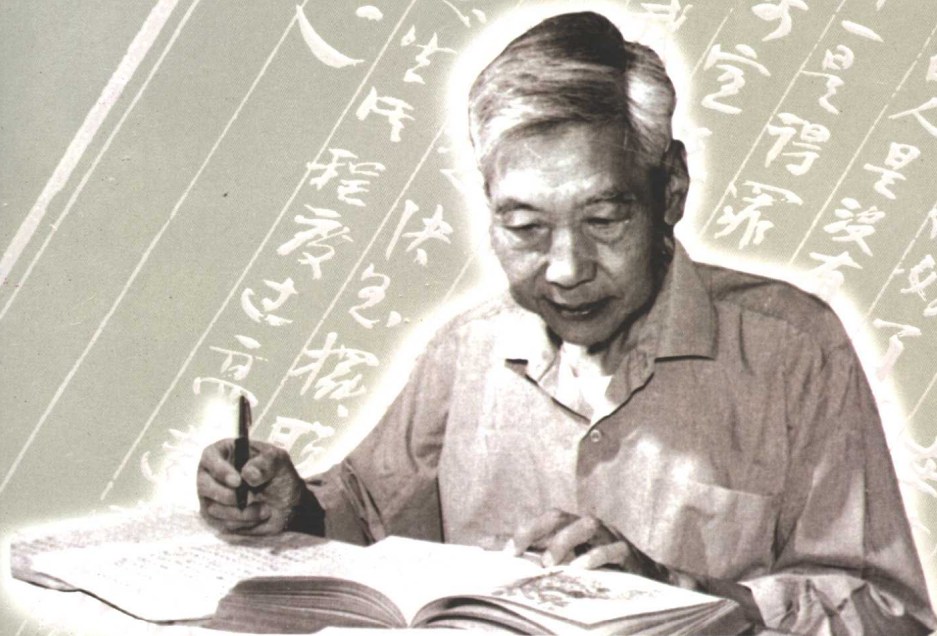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祖璋全集

第一卷

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

贾祖璋全集

第一卷

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贾祖璋全集第1卷/贾祖璋著. —福州: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-5335-1830-6

I. 贾… II. 贾… III. ①科学知识-普及读物
②鸟类-普及读物 IV. N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275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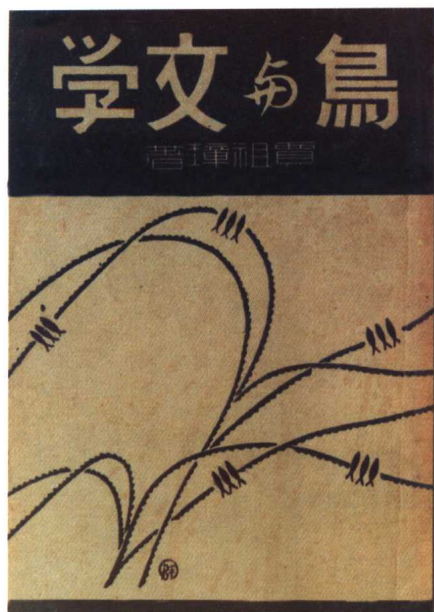
- 书 名 贾祖璋全集 第一卷
著 者 贾祖璋
编 者 贾柏松 韩仁煦 尤 廉
责任编辑 胡善美
出版发行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(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, 邮编 350001)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排 版 福建省科发电脑排版服务公司
印 刷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1.75
插 页 8
字 数 518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2 000
书 号 ISBN 7-5335-1830-6/N·39
定 价 49.00 元

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



贾祖璋

1941年5月16日摄于青田



左:《鸟与文学》1931年版
封面钱君匋作

左下:《鸟与文学》1982年
上海书店版封面

右下:《鸟与文学》(开明青
年丛书)版封面





左上:《鸟类研究》商务印书馆
1928年版

右上:《鸟类概论》商务印书馆
1931年版

左下:《世界禽鸟物语》商务印
书馆 1932年版



贾祖璋与妻儿们 1936年摄于上海

序

叶至善

最早在商务印书馆，贾祖璋先生就是我父亲的同事。父亲在编辑部，编课本和期刊；贾先生在标本仪器部，管成品检查，有自学的条件，又有写文章的空闲，大概为了约稿，父亲跟他认识了。我是个初中生，在路上碰见就站定鞠躬，叫声“贾先生”，把他当作陌生的老师。

先是父亲花十来块钱，买了架很起码的天文望远镜，带着我一起玩儿。我说有了望远镜，月亮上的山都看得清清楚楚；可是近处的小东西还是看不见，最好再买一架显微镜。父亲被我说动了，看看陈列在洋行的玻璃柜里的，标价都几百块，父亲就托贾先生觅一架便宜些儿的。才一个星期，贾先生提了个小木箱来找我父亲了。打开木箱一看，外观粗糙笨拙，比洋行里的差远了。贾先生讷讷地说：“镜架是商务自己配的，便宜多了，定价只一百元，同人要买还可以打个九五折。显微镜的好坏全在于镜头，镜头是从德国蔡司直接进口的，错不了。”我心里不免有点儿嘀咕：贾先生呀贾先生，你真是个老实人。我父亲不过玩玩而已，又不开诊所行医，用得上这样精致的仪器吗？父亲却谢了又谢，留下了显微镜付清了钱。待贾先生一走，就要我做张片子给他瞧瞧。记得头一次观察的是大葱的表皮细胞。

1931年，我父亲进了开明书店编《中学生》杂志。第二年1月28日夜里，爆发了淞沪战事。商务的编辑所和工厂都被毁于日寇的炮火。停战后，编辑部大大收缩了，期刊好像砍剩了一种；工厂除了排印装订，其他都停办了；有一二十位职工就进了开明书店，贾先生也是一位。我才知道他原是夏丏尊先生在杭州的学生；他的《鸟与文学》开头有夏先生写的序，说这本书取材构思都不差，着实鼓励了一番，要他继续为青年读者写这样有趣的知识小品。那几年贾先生笔耕不辍，在《中学生》和一些文学刊物上不断发表作品，集子出了好几种，还完成了一件大工程，编绘了一部《中国植物图鉴》。夏先生的家，那时是他们那班杭州老同学聚会的场所，可是我从没在夏先生家遇见过贾先生，是生性拘谨还是珍惜寸阴呢？恐怕兼而有之吧。

抗日战争之初，开明计划内迁，没料到在兵荒马乱之中，已起运的书籍纸张机械被抢劫一空。撤离到汉口的部分人员纷纷向云桂川黔自谋出路。贾先生和宋云彬先生、傅彬然先生先后到了桂林，开明的老朋友胡愈之先生正好在那儿。胡先生对这几位开明的旧人说，如今流亡在后方的青年成千上万，应当先恢复出版《中学生》，好让他们有东西可看，商量下来，决定让我父亲出面，先办起《中学生战时半月刊》来。我父亲这时候已经到了四川乐山，在武汉大学教书，半月刊的时间性那么强，桂林乐山相隔如此之远，邮递又迟缓，简直无法遥控，只能答应当个挂名社长。好在桂林在当时是文化人的集中地，热心帮忙的朋友多，宋、傅、贾三位居然把《半月刊》支持了下来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向西南进犯，《中学生》才不得不北迁，搬到成都编辑，重庆印刷。贾先生的夫人和孩子还留在浙江沦陷区，他实在放心不下，只好暂时回到沦陷区周围的小县教书。忽然消息传来，他夫人突然病故了；他一边上课，一边要抚养三个儿子，那日子真不知怎么

过的。

抗战胜利前一个月，我才进开明书店当父亲的助手。第二年春节后回到上海，开明编辑部的人员也陆续到齐了。开明的编辑部真个精简得出奇，连同全部校对才二十来人，自办的月刊四种，代理编校出版的刊物三种；往往一个人就是一个编辑室，顾均正先生是数理化编辑室，徐调孚先生是文艺编辑室，贾祖璋先生是生物编辑室。我父亲可以说是无为而治，各人编什么书可以自定选题自行操作，每个月开个短会，各人报一下可以发排多少字，手头在进行什么工作；其实大家早晚都见面，哪儿会不知道。两种期刊，父亲是抓得很紧的，发的稿子篇篇要亲自过目，重点书如《闻一多全集》，他就跟校对人员一起看校样，此外还参加编辑几本别出心裁的国文教本。贾先生那一摊，他完全信任，我不记得他对哪一本书提过什么意见。

在编辑部，除了几位校对，数我年纪最轻，还不满三十，爱唱歌，爱打乒乓，爱看电影，老跟青年们混在一起。贾先生就住在我们家楼下，我好像从没有找他谈过什么。倒是满子看出来，她说贾先生一个人带着三个男孩子，生活总不方便。她有个表姊三十出头了，要不要说一说看。我说说说总可以的，得找个机会先见个面。俩人就出主意安排，拣了个日子让她表姊先到满子娘家，我带着贾先生，只说他是来向师母请安的。没想到一见就得，一拍即成，1947年元旦就吃了他们的喜酒。我跟贾先生就此成了连襟。他马上改口称呼我“墨轩”。这是父亲随意给我的“科学小品”署的笔名，贾先生却当成了我的大号。我唤“贾先生”唤了快二十年了，怎么也改不过口来。所喜的是他们夫妇俩感情特好，接连又生了两个儿子。

解放后，开明迁到了北京，在出版总署的撮合下，与“青年”合并成了公私合营中国青年出版社。贾先生真个当了自然编

辑室主任，手下有了四五个助理和练习生。后来又调到科普出版社去当总编辑，更是兵多将广了。后来我也被推上了领导岗位，当过一阵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才知道领导可不是好当的，凭我这点儿水平，干得再卖力，能尽个责任编辑的责任已经不错了，因而常常想起贾先生这么个大摊子，他是怎么应付的呢？可是又不便特地找他请教。

接下来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倒好，什么书也不用编了。我去干校，当上了放牛佬。贾先生年纪大，干校免了，却来了个“第一号命令”，限时限刻要他自谋安身之处。幸好贾先生的大公子解放时随军南下，已经在福建平和成了家，贾先生就把家从北京搬到了平和。那儿是亚热带，气候适宜于植物生长。贾先生得其所哉，栽了不少北方不常见的花草，给我父亲的信上时常提起，使他老人家在那些门可罗雀的日子里得到不少乐趣。每到冬初，贾先生总要寄一二十头肥壮的水仙给我父亲。1974年1月31日，父亲特地填了首《减字木兰花》去谢他：

投其所好，
料我闲窗花信杳。
赶在春前，
远自平和寄水仙。

叶芽葱绿，
饱绽鳞茎如古玉。
伫候花开，
素靥明妆结队来。

单看贾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信，这史无前例的十年，他似乎躲

进了桃花源：老一辈知识分子好像都有这个脾气，越是不顺心的事儿越不愿意提，尤其对老朋友。在平和，俩老跟前有柏松夫妇照料，可下边还有一大串呢，有插队的，有进技校的，还不在一处，这个在陕西，那个在河北，一个也放心不下，按时按节都得保证后勤供应。还有个更糟心的事，满子的表姊身体越来越坏，县医院说可能肚子里长了个东西。贾先生急忙陪她到上海检查，果然是癌症。以后的消息忽好忽坏，好像故意逗人似的，最后还是没跳出这个无奈的结局。记得贾先生在那封信里附了张纸条，抄的好像是唐人的两句诗：“重过阊门万事非，同来何故不同归！”可能我记错了个把字，总之说的是他独自一个人回到平和的心情。

幸亏天下到底还是喜事多。犹如雷轰电击，坏事做尽不可一世的“四人帮”，霎时间被摧垮了。文艺界总是走在欢庆胜利行列的头里，许多被压制的影片，争先恐后地在电视屏幕上跟观众见面，我们又听到了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那动人心弦的歌声。就在同时，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了贾先生的新作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真是好题目，好文章。花儿就应该红，红得鲜艳，红得透亮。为什么这样红呢？因为充满了爱的心都是红的，每一颗爱党爱国的心都是红的，每一颗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心都是红的。因而贾先生这篇小品同时吹响了科学普及的号角，迎来了科普创作的新的繁荣。

杂七搭八写了三千来字，全是些寻常的生活琐事，还未必准确。自己看看，实在不像样，尤其不像为一部全集写的序。只好对不起贾先生，对不起读者诸君了。

2001年8月9日

编者说明

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（1901—1988）浙江海宁人，系我国近现代科学小品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。

贾祖璋从小热爱大自然，喜爱生物，一生勤奋好学。1915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受到业师夏丏尊、李叔同、陈望道等人的教诲，1920年从浙江省立一师毕业后，开始撰写科普作品，陆续在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、《自然界》等报刊发表。贾祖璋于1924年先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、开明书店当编辑。1934年，陈望道主编的《太白》问世，开辟“科学小品”专栏，贾祖璋与周建人（克士）、顾均正等为这一栏目撰稿，成为我国科学小品最早的作者和先驱。

贾祖璋在60多年写作生涯中，著有《鸟与文学》、《碧血丹心》、《生物素描》、《动物珍话》、《花与文学》等20多种科学小品、散文集以及一批生物学科的著译，中小生物、博物、自然课本和《中国植物图鉴》等大型工具书。20世纪30年代的贾祖璋正值中青年时期，意气风发，写成了《鸟与文学》、《生物素描》等一系列科学小品集，还写出了《蛙》、《萤火虫》、《蝉》、《蚕》极富江南乡土色彩和文学性、科学性兼备的科学小品，达到了一个高峰期。这一时期，贾祖璋在科普编辑岗位上结识和扶植了许多青年科普作者，经他编辑加工、审读的科普读物，有高士其的《细菌与人》、《菌儿自传》，董纯才的译作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》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，贾祖璋先后

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、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，他参与了多种大型丛书的编辑计划和选题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包括以提高中等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的“知识丛书”、“自修读物丛书”、面向青年农民的“农村文库”等；还主编了《旅行家》、《科学大众》、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等期刊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年近八旬的贾祖璋在科学春天的感召下，焕发创作青春，再度握笔，投入科普写作，达到了又一个写作高峰期，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、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、《兰和兰花》等名篇，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。1979年8月，德高望重的贾祖璋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（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）的副理事长。

贾祖璋的作品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和严谨的科学内容，描述变幻的大自然和多彩的生物世界，生动活泼地传播了科学知识。他的作品有三个鲜明特色：

1. 严谨的科学性。从内容看，许多早期作品就涉及保护野生动物和鸟类、保护生态环境；有的作品批判封建迷信邪说陋习，有的质疑“人体特异功能”等伪科学；至今对于提倡精神文明的科学精神，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；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，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、科技素质仍有现实教育意义。

2. 优美的文学性。从写作风格看，作品以朴实、洗练的文字、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，描述生物世界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，融科学、文学、史学于一体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乡土特色，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较强的可读性。

3. 有较高的文化积累价值。许多作品自问世以来，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，仍深受读者的欢迎，得到出版界的关注。不少作品被科技、文学、教育、少儿类出版社汇编、选入各种文集。《鸟与文学》1931年初版问世，40年代重版，1982年又经上海书

店再次重印，累计印数近万册。初版迄今已 70 年，在几代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。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、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、《兰和兰花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，多次作为范文，被选入初高中和大学专科的语文课本。

贾祖璋在科普创作园地辛勤笔耕 60 载，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。他在长期科普编辑实践中，对于繁荣科普书刊的出版、培养年轻编辑和科普作者等方面，作出了重要贡献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为缅怀这位老作家的辛劳业绩，比较系统地反映作者漫长创作、编辑生涯；从一个侧面展示我国科学小品创作发展的历程，进一步促进和繁荣科普创作，特编辑出版《贾祖璋全集》。

现将《全集》编辑出版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全集》共分五卷：

第一卷：《鸟与文学》、《鸟类研究》、《普通鸟类》、《鸟类概论》、《世界禽鸟物语》、《笼鸟饲养法》以及其他鸟类述说的作品。

第二卷：《生物素描》、《动物珍话》、《碧血丹心》、《生命的韧性》、《生物学名著讲话》、《生物的进化》、《劳动创造了人》、《花与文学》8 部著作以及有关生物世界的一组作品。

第三卷：《高中生物学纲要》和初中博物教本（第一册为《植物》，第二册为《动物》，第三册为《地质矿物》），及《生物校外研究》。

第四卷：作品 148 篇，分设 8 个专栏：《科学小品》、《科普语文》、《科普漫谈》、《科普争鸣》、《科普图书序言》、《科普文稿审读》、《回忆集录》、《杂文及其他》。

第五卷：《科普札记》、书信、日记、年谱、书目一览。

二、收入《全集》的以作者的著作为主，包括少数编译改写的作品及部分教材，与他人合写合编的图书、大型工具书《中国植物图鉴》未予收入。

三、作者的部分作品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先后以《选集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文集》的名称出版过，收入全集时删除内容重复、交叉的篇目，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作品加以扩充，按内容、写作时间编入各卷，不再保留《选集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文集》的书名。1980 年出版的《生物学碎锦》系一本汇编的科学小品集，也删除重复的篇目，编入第四卷《科学小品》栏，不再保留书名。

四、《全集》的编排，按作品内容和体裁分卷；同类作品按写作时间先后为序。书信、日记编排，也循此规则处理。

五、伴随岁月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，作者早年的著作、手稿，散失很多，故此虽称《全集》，只是后人与编者的主观意愿，只好“尽力为之”。已结集出版的著作，搜集和保藏相对比较容易，因而相对完整；单篇作品及书信、日记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绝大部分已散失，已无法搜集，收入《全集》的也只是片鳞只爪、挂一漏万，这一点，相信读者是会见谅的。

六、《全集》的著作和作品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均为繁体字、直排，现一律改为简体字、横排。对于原文，除明显的编校错误、笔误和极个别字句作了必要的订正或节略外，均按原文排版。计量单位，某些事物名称以及人名、地名、术语、译名与现今不一致的，也未作改动。《全集》的插图，均按原图复制或重绘，以保留原著的风貌。

2001 年 5 月

第一卷说明

本卷收入《鸟与文学》、《鸟类研究》、《普通鸟类》、《鸟类概论》、《世界禽鸟物语》、《笼鸟饲养法》六部著作以及有关鸟类保护和生态习性调查的一组文章。这些作品大都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，于 20 年代末或 30 年代初先后成书出版。

《鸟与文学》于 1931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，记载我国著名鸟类 20 种，作者应用诗歌、辞赋、笔记史籍以及民间传说故事，介绍历史上对于这些鸟类的述说和认识；同时注意近代的鸟类学的研究，对于这 20 种鸟的名称、种类、形态、习性、与人类的关系等方面，作了科学的论述，全书融科学、文学、史学于一体，问世迄今已 70 载，仍深受生物爱好者和青年读者的喜爱。

《鸟与文学》有两个版本。初版本约 30 余万字；另一个节本，列入“开明青年丛书”，共有 11 篇，介绍燕、黄鸟、杜鹃、鹤等 11 种我国最熟知的鸟类。1947、1951 年由开明书店再版，1982 年上海书店又一次重印。

《鸟类研究》、《普通鸟类》、《鸟类概论》、《世界禽鸟物语》均系少年读物，作者参考国外有关鸟类的资料，面向青少年介绍我国常见的鸟类科学知识，以及鸟类与人类的关系，从而唤起人们爱鸟、护鸟之心。《鸟类概论》还是我国早期述说鸟类的科学著作，1933 年列入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》丛书之一。